

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

合作建置專集

國家圖書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

合作建置專集

國家圖書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目次

遼寧省圖書館館藏古籍編目及數字化概況	王清原...	1
天津圖書館的古籍整理、編目與機讀目錄數據庫的建設	孔方恩...	5
山東省圖書館古籍建庫情況	李西寧...	11
深層次處理古籍文獻書目的思考	李曉亞...	12
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系統概要	宋慧芹...	17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數位典藏系統之發展現況	林妙樺...	29
河南省圖書館館藏古籍編目整理工作簡介	周新鳳...	37
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收藏與編目情況	吳格...	39
故宮善本古籍影像與後設資料系統建置現況	吳璧雍...	43
山西省圖書館古籍編目及數字化工作	范月珍 賈酉全 李小強...	49
南京圖書館藏古籍編目和數字化工作情況簡介	馬寧...	56
全國漢籍資料庫構建紀要	高田時雄...	64
臺灣大學圖書館古文書資料庫簡介	梁君卿...	71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古籍善本整理計劃	陳偉明...	77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目錄介紹	黃秀文...	84
澳門中央圖書館古籍目錄處理現況	黃潔碧 伍慶華...	89
浙江圖書館的古籍工作	程美明 丁紅...	91
上海圖書館館藏古籍的數位化建設	馮金牛...	95
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編目和數字化工作報告	張玉范 姚伯岳...	99
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古籍目錄數據庫建設進展	趙熊 王雪迎...	108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編目及書目資料庫建置之探討	顧力仁...	118

(依著者姓名筆畫排列)

遼寧省圖書館館藏古籍編目及數字化概況

遼寧省圖書館古籍部 王清原

一、我館古籍編目工作的歷史

我館的古籍藏書從建館伊始，即分為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兩部分，從50年代始，進行五次大規模的集中編目整理，建立健全了我館的古籍卡片目錄，建立了分類、書名、著者、排架四套卡片目錄（公務與讀者共用），還有完整無缺的善本基本卡。善本基本卡（用相當於A4紙大小的薄紙板兩面印製）項目很全：書上書名、編目書名、全書卷數、實存卷數、著者、出版年、刊抄者、藏版處、版框寬高、行款、書口、邊欄、刻工、寫工、字體、紙質、墨色、印章、題識、裝幀、函數、冊數、抄補字數、殘存情況、書影、鑑定意見等，凡是能反映書的情況和特點的內容都包括進去了，是迄今為止除機讀目錄外項目最全的古籍基本卡。正是因為有了善本基本卡，為我館古籍善本書目數據庫的建立，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我館普通古籍大規模的整理是從1989年始至1995年。1989年，東北三省近60家圖書館開始聯合編《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並制定了統一的收錄範圍、著錄條例和分類表，編委會要求各參加館按統一的要求重新編目。我館特藏部集中6名同志對已入藏的普通古籍逐一重新編目。在《東北圖書館圖書分類法》類號之外，又加了統一規定的四部法、類、屬的名稱，增添了許多過去著錄不完整的項目，更正了許多過去編目的失誤。由於重新著錄的卡片各項改動較多，再修改其他三套卡片（書名、著者、排架）工作量較大，因此，我們在重新編目工作基本結束後，著手建立普通古籍的機讀目錄，不再修改以前的幾套舊卡片目錄。

二、古籍數據庫的建庫工作

九十年代，國內圖書館建立古籍機讀目錄的還很少，又沒有成型的軟件系統，我們只好選用CDS/ISTIC通用資料庫應用系統，根據CN—MARC格式的要求，採用四庫漢字大平臺字形檔，繁體字錄入，從1997年3月至1997年底，共錄入款目33,318條。由於檢索點多，查找文獻很方便。但由於數據庫所用字元不標準，只能單機運轉，不能聯機使用。為了適應古籍聯合編目的要求，考慮到我館有善本大卡的著錄內容，有參加美國國際中文善本書聯合數據庫提交的1,700多份工作單做數據錄入的底單，建立遼寧省圖書館古籍詳目數據庫時機基本成熟。2002年初，我館古籍善本數據庫的錄入工作開始啟動。古籍善本數據庫的錄入要求詳細，比較繁瑣，欄位格式多，繁體字錄入，錄入內容除數據庫的常規項目外，還要增加版本依據，古籍原貌概述，版本源流紀錄，作者小傳，外掛書影等等。此次我們採用

的是深圳推出的ILAS系統，MARC格式，按國家圖書館編輯的古籍編目字段手冊中所確定的格式進行錄入，到2002年6月份完成了6253條善本數據的錄入。從7月中旬開始投入數據修改完善和每部書的卷端書影掃描工作，每條數據可在686字段掛接卷端書影，遺憾的是此項工作剛剛進行不久就因東北古籍聯合目錄最後排序工作的啟動而暫停。善本數據庫的完善等工作只好待明年再啟動。在建庫工作中，我們感到ILAS系統對建古籍數據庫並不理想，還有些地方需要完善，特別是分類檢索、模糊檢索等方面。好在此次建庫，字符、機讀格式是標準的，完全可以將數據導入任何一個系統，不會影響使用。因此，我們準備在適當時候，將普通古籍數據重新按善本數據的格式進行錄入（簡目），爭取完成我館古籍數據庫的全部建庫工作。

三、錄入工作環境

（一）工作環境

保證六台微機，五名錄入人員，一名總檢查。參加人員：劉冰、盧秀麗、康爾琴、孫楊、婁明輝，檢查：王清原。

（二）工作效率

由於本數據錄入是詳目不是簡目，字段格式繁瑣，全部繁體字錄入，加之原善本大卡的著錄內容並非符合數據庫要，再錄入工作中還要對號入座，故錄入速度較慢，每人每天20條。

（三）工作時間

全部錄入工作共用時間4個月。

四、編輯東北地區古籍聯合目錄為建立東北地區古籍數據庫提供捷徑

東北三省圖書館界有良好的協作傳統，在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進行了多次協作，編制了多種聯合目錄，對文獻開發和人才培養，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八六年三省圖書館的有關館長在長春開協作會議，決定三省圖書館界再聯合編制幾個規模較大的聯合目錄，其中之一即是《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此目錄責成遼寧省圖書館牽頭。有關同志做了必要的調查和溝通後，於一九八九年第四季度開始啟動。由於任務艱巨，各參加館與各館參加者認識的不一致，參加者的水平不齊，沒有經費支援等原因，工作難度相當大，步履艱難。在多位參加館館長和相關同志的不懈努力下，工作得以堅持下去，沒有夭折。歷時十五年，現在終於準備付梓了。作為此目錄的牽頭館，我們認為應該實事求是地說明本目錄的價值與不足。

（一）本目錄的價值

第一、本目錄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跨省的古籍聯合目錄，基本上收錄了50多個單位所藏的古籍線裝書，既包括善本古籍，也包括普通古籍，款目總量近90,000條，加上各書及各部類彙編、刊刻之書的子目，著錄古籍品種可達100,000餘種，這個數目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可以說明許多問題的。

第二、本目錄揭示了大量的以往的古籍書目沒有著錄的文獻，甚至是鮮為人知或不知藏於何處的文獻。例一，歐陽健、蕭相愷二位先生主編的《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共著錄一九一一年以前產生的通俗小說1,150種，其中大部分本目錄皆有著錄，有些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著錄“未見”的目錄予以著錄，本目錄還著錄了幾十種符合《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的收錄範圍而其沒有收錄的小說：例二，車錫倫先生編著的《中國寶卷總目》是迄今為止著錄寶卷最多的目錄，共著錄寶卷1,585種，本目錄收錄寶卷近600種，有百餘種是《中國寶卷總目》所無的；例三，上海圖書館編的《中國叢書綜錄》著錄彙編叢書（子目跨經史子集兩個部類以上的）1,327種，本目的叢書部所收皆為彙編叢書，共著錄1,000餘種。《中國叢書綜錄》中的大部分本目錄皆有著錄，有些是見仁見智分類有異，有百餘種是《中國叢書綜錄》沒有著錄的，即使與《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相同的叢書，相當一部分子目也有出入，可以補充《中國叢書綜錄》子目著錄之缺。僅僅通過上述三部分的例子，就可以充分說明本目錄的文獻價值。

（二）本目錄的缺點是質量不高，著錄、分類、版本鑒定、合片、排序等各方面都有錯誤，充其量是個資料目錄。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編制目錄尤其是古籍的聯合目錄，看起來簡單，但實際上是一項很複雜、學術性很強的工作，它要求參加者（從每部書的編目員到匯總總編時的工作人員）必須具有起碼的古漢語水平，具有起碼的古代文化知識，具有駕馭古代各種文獻的能力，並熟悉分類表，只有具有這樣的基本條件，在各個環節中才能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然而本目錄的參加者大部分不具有這樣的條件，有的甚至沒有任何古籍工作的實踐和經驗，直接參與總編，就很難要求他們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了。

第二，由於時間拖得太長，許多人有厭戰情緒，對客觀存在的一些問題不能認真對待。

第三，因為沒有經費，最後按部類的總編工作，不得不分地進行，發現問題難以溝通和協商解決。

第四，雖然編委會對各個工作階段都有要求，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得到嚴

格執行。

《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的編輯出版雖然步履艱難，但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出版在即。我們準備在出版書本式目錄後，投入光盤版的《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準備工作，一方面為檢索提供方便，同時也可補充此次古籍數據庫的數據量，實現資源共用。

五、通過參加聯合編目的體會談對古籍聯合數據庫建庫工作的一點建議

《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編輯工作的實踐，讓我深深體會到，凡是涉及面較大的項目的立項直至完成，必須要具備幾個基本保證：1、要有一批精通業務，有責任心的工作者；2、要建立一個能夠行使權力的工作委員會，制定工作條例，督促、檢查工作的進度和質量；3、要具備相應的資金來支援這個項目的進行。在這裏，不妨再以臺灣地區的聯合數據庫來分析說明：中文古籍聯合目錄是一部互連網上的古籍聯合目錄，它收錄了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等八個不同類型圖書館的古籍善本數據。為向同行學習，我曾瀏覽了該數據的全部，從中獲益匪淺。首先能在不同的著錄格式、分類等情況下，通過不同的轉換方式組成統一元數據基礎上的聯合數據庫，這確實是下了一番苦心，具有一定的難度，圖書館的古籍同仁為此付出了辛苦的勞動，為聯合建庫進行了嘗試，邁出了第一步，這確實是值得讚揚的。但是也不能不承認，數據庫中還存在一些問題的。僅從字面上看，集中在以下兩方面：1、著錄條例不統一、分類不統一造成數據庫字段格式的不統一；2、數據轉換中出現的錯誤較多，沒有審校修改，等等。這將為我們此次建立古籍數據庫提供很好的借鑑。

天津圖書館的古籍整理、編目與機讀目錄數據庫的建設

天津圖書館 孔方恩

天津是大陸北方重要的經濟中心和國際港口大都市。天津圖書館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1908年，其前身是“直隸圖書館”。1949年“河北省立天津圖書館”、“天津市立圖書館”和原“天津圖書館”三館合併為“天津市人民圖書館”，1982年更名為“天津圖書館”。現在，天津圖書館已成為大陸有重要影響的大型省級公共圖書館。

一、天津圖書館的古籍收藏與特色

經過幾代圖書館工作者的苦心收集和天津地方著名愛國藏書家的慷慨捐贈，天津圖書館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和一定特色的古籍收藏，計有善本古籍7,096種、8,100部、103,531冊，普通古籍35,487種、49,517部、423,941冊。在天津圖書館的古籍收藏中既有具有文物價值的唐人寫經、宋版《棠湖詩稿》，也有具有藝術價值的明代書法家姚綬精抄本《斗南老人詩集》、清嘉慶年間重刻彩色套印的《芥子園畫傳》等。

地方志、活字本、明清詩文集與小說、明清稿本、“寶卷”是天津圖書館古籍收藏的鮮明特色。

（一）天津圖書館收藏地方志3,700餘種、5,300餘部，約占大陸現存方志品種總數的40%。館藏方志地理分佈範圍包括臺灣地區在內，涉及全國省、市、縣、鄉、鎮、村共1,800多個，臺灣省方志亦有14種。方志中屬善本的有1,051種，已列入《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的就有383種。其中《（弘治）八閩通志》、明景泰7年刻《寰宇通志》、明天順5年刻《大明一統志》、明嘉靖《遼東志》等皆為海內孤本。這些善本方志絕大多數源自天津地方著名方志收藏家任風包（振采）“天春園”的舊藏。

（二）天津圖書館收藏的活字本古籍主要源自天津地方藏書家周叔弢先生的捐贈，加上原有的館藏，共有700餘種。其中包括數種清道光年刊印的泥活字本、數種銅活字本，尤以清代中晚期成書的木活字本為多，約占70%左右。清道光年間刊印的泥活字本《仙屏書屋初集》、《校補金石例四種》均屬活字版中之精品；銅活字本中的明弘治華燧會通館印本《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清康熙吹黎閣印本《文苑英華律賦選》均屬稀見珍本；清乾隆內府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8種2,418卷，也屬古籍叢書中之珍品。

（三）天津圖書館藏有明清詩文別集3,000餘種，其中海內孤本即達百種之多，如明李

士實《白洲詩集》、黃璽《東園遺稿》、李先芳《李氏山房集》、凌堪初《申椒館敝帚集》、清初葉應震《葉梧叟先生集》王辰《王謹山先生集》、俞汝言《俞漸川集》等，均不見於《四庫全書總目》及諸家目錄。明清兩代小說亦為天津圖書館古籍收藏之特色，共有400多種，900多部。明崇禎本《金瓶梅》、清抄本《明月台》、《風流悟》、清乾隆年間刻《躋雲樓》、集成堂刻《今古傳奇》等均為稀見本。

(四) 天津圖書館藏明清人著述稿本、抄本有2,300餘種，入編館藏善本目錄的有400餘種，其中不乏罕見之作，明人稿本如文徵明的《尊生圖要》、錢谷的《錢磬室雜錄》；明人抄本如《萬曆起居注》、西湖書院抄《水經注》；清人稿本如張爾岐的《春秋傳議》、內府稿本《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清抄本如康熙年間內府抄《欽定熱河志》、乾隆年間抄《西湖志纂》等。這些抄稿本大多未曾刻印，且多有全祖望、黃丕烈、顧廣圻、吳騫、陳鱣等名家批校題識。

(五) “寶卷”雖為民間宗教經卷，但其內容不僅涉及民間宗教教義、流派、而且關聯至民間文學、民俗學、社會學諸方面，由於歷史及政治的原因，其流傳極稀，當屬珍貴的歷史文獻。天津圖書館藏寶卷120多種220多部，基本囊括了民間宗教主要派別的經卷，其中明末清初刻印的有66種。天津圖書館藏寶卷中稀見本、孤本居多，其中有17種是未見各家著錄或是曾見著錄而未見其他傳本的。明刻本《銷釋歸依弘陽覺願中華妙道玄懷真經》、《消銷釋顯性寶卷》、《銷釋大乘寶卷》、《佛說大藏地獄度離苦升天寶卷》；清初刻本《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大藏般若通明寶卷》、《銷釋般若心經寶卷》、《銷釋木人開山寶卷》、《銷釋接續蓮宗寶卷》等均不見海內外寶卷書目和研究專著的著錄。

此外，天津圖書館還收藏古籍叢書700餘種，約占《中國叢書綜錄》收錄品種的四分之一。

二、古籍目錄數據庫建設前，天津圖書館的古籍整理與編目

(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時的天津人民圖書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對館藏古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編目工作。1961年編印刊行的《天津市人民圖書館善本書目》、1962年油印刊行的《館藏明清小說目錄》即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古籍整理、編目的成果。《天津市人民圖書館善本書目》分為上、下兩編，共收錄當時確定為古籍善本的圖書2,554種。《館藏明清小說目錄》收錄明清兩代小說399種849部，並附彈詞小說171種。

(二) 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為了進一步揭示天津人民圖書館的古籍藏書特色，還分別編印、刊行了為紀念天津著名愛國實業家、藏書家周叔弢先生捐書義舉的《周

叔弢先生捐獻藏書目錄》(1973年)、《天津市人民圖書館方志目錄》(1980年)和《館藏活字本書目》(1981年)。這三種書目分別收錄周叔弢先生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先後捐贈給天津市人民圖書館的古籍圖書1,827種、館藏古籍方志3,688種、館藏活字本古籍700餘種。

- (三)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國務院專門機構組織大陸為多圖書館專業精英編輯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天津圖書館古籍整理與編目工作的規範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作用。1983年天津圖書館古籍部按《書目》的四部分類體系統一改編了全館的古籍圖書，並參照《書目》進行了古籍的基本著錄，基本上形成了全館古籍圖書統一、完整的藏書目錄體系。當時，館藏古籍的卡片目錄體系包括：古籍善本圖書的分類目錄、書名目錄、著者目錄和排架目錄，普通古籍圖書的書名目錄和排架目錄。
- (四)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為了達到國家文化部關於省級公共圖書館評估標準中關於館藏古籍圖書目錄體系建設的要求，歷史文獻部又組織力量補齊了普通古籍卡片目錄中的分類目錄和著者目錄。
- (五) 為了全面反映天津圖書館善本古籍整理的最新成果，最近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編輯出版了《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收錄了經再次鑒定、確認增補的古籍善本圖書，共計4,460餘種4,490餘部。
- (六) 借天津圖書館學會會刊《圖書館工作與研究》之一角，自1995年起開闢了“天津圖書館藏善本古籍敘錄”專欄，專供發表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同仁對館藏善本古籍的初步研究成果，有的還配發了首卷卷端書影，至今該專欄已刊出33期，概要介紹了館藏善本古籍90餘部。

三、天津圖書館古籍機讀目錄數據庫的建設

- (一) 天津圖書館在老市長、上屆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同志的親切關懷下，作為當時天津市人民政府為天津人民辦的20件實事之一，1991年在地處天津西南部的高教科研區內建成了天津圖書館新館舍。與此同時天津圖書館業務工作及服務管理的自動化進程也開始起步，啓用了由國家文化部有關部門組織研製的ILAS圖書館自動化集成系統。從1995年開始建立中文圖書機讀目錄數據庫。建庫工作是按照“先新書、後回溯建庫，回溯建庫由後向前按年代分段進行”的規劃實施的。至2001年8月完成了1994—1975年20年間館藏中文圖書的回溯建庫任務，到2002年底1974—1949年25年間館藏中文圖書的回溯建庫工作也已告竣，1949年以後天津圖書館入藏的中文普通圖書已全部以標準的CN MARC格式錄入館藏中文圖書機讀目錄數據庫。

(二) 天津圖書館於1998年建館90周年之際在Internet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頁。爲了豐富網頁信息，讓更多的人瞭解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收藏，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與信息部多媒體工作室合作在天津圖書館主頁上開闢了“館藏古籍善本圖錄”欄目，圖文並茂地介紹了天津圖書館藏國家級善本90餘種，介紹內容有書名、著者、版本、內容簡介，並配錄1—2幅書影（封面裝幀、卷端首頁等）。

(三) 2001年4月在臺北召開“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合作建置”專案研討會後天津圖書館古籍機讀目錄數據庫的建設開始提到館業務基礎建設的重要日程上來。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大陸一些大型圖書館即開始嘗試用計算機編制中文古籍書目數據，天津圖書館對這些先行館的實踐極爲關注。但是，天津圖書館也注意到，直到2001年10月中國國家圖書館《漢語文古籍機讀目錄格式使用手冊》出版前，大陸圖書館的古籍機讀目錄編制工作缺乏必要的技術規範，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天津圖書館決策層啓動本館古籍機讀目錄數據庫建設的決心。

2001年4月臺北研討會後，天津圖書館認真分析了在大陸進行中文古籍機讀目錄數據庫建設的技術條件，認爲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中文古籍機讀目錄編制實踐經驗的總結，從“軟”、“硬”兩個方面看，啓動中文古籍機讀目錄數據庫建設的基本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1. 作爲國家標準的《古籍著錄規則》已經由全國信息與文獻工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第六分會在原GB3792.7-87文本基礎上完成了修訂工作，雖未正式出臺，但1996年10月出版的、由全國情報文獻工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和中國圖書館學會共同推薦使用的《中國文獻編目規則》第四章“古籍”已基本按ISBD的原則對中文古籍的著錄規則進行了規範，經修訂的古籍著錄規則的國家標準與其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2. 1996年2月國家文化部正式發佈了國家文化行業標準WH/T0503-96《中國機讀目錄格式》(China MARC Format)，隨後中國國家圖書館提出了《古籍機讀目錄格式字段表（討論稿）》，並最終於2001年10月正式出版發行了《漢語文古籍機讀目錄格式使用手冊》。《手冊》在《中國機讀目錄格式》的基礎上選用了適合於漢語文古籍的字段和子字段，增加了適用於古籍機讀數據的140、141、311、316、317、318、393、464、481、482、488、696、830等字段，使CN MARC格式實現了漢語文古籍機讀目錄編制的可操作性。2002年底，中國國家圖書館又組成了專門工作組草擬了《中國機讀目錄格式》的國家標準文本。考慮到中國古籍與西方古籍的重大差異，新定義了“193—中國古籍，一般性數據”和“194—中國古籍，藏本形態特徵”兩個字段。這兩個字段更加適合中國古籍的編碼著錄。

3. 2002年初，中國國家圖書館圖書館發展研究院在院長李致忠先生的主持下，對“四部分類法”進行了科學的分析、研究和調整，提出了“中國古籍分類表（擬定）”。這個分類表的提出，對大陸著手編輯的《中國古籍總目》和兩岸五地要合作建置的《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都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

4. 天津圖書館所採用的ILAS圖書館自動化集成系統已研製成功ILAS II2.0 Unicode版，在這個版本的支持下，目前可以自如地使用GB18030-2000《信息技術和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的擴充》。擴充後的字符集收錄27,000多個漢字，基本可以滿足漢語文古籍著錄使用原書漢字形式（繁體字）的要求。將來這個版本還可以有效地支持ISO10646大字符集的使用，徹底消滅漢語文古籍著錄“表外字”的尷尬。

（四）2002年中國傳統節日——春節一過，天津圖書館就結合古籍整理研究生班課程的開設，對歷史文獻部的專業技術人員進行了古籍機讀目錄編制的培訓。培訓中著重對《中國文獻編目規則》第四章“古籍”部分和《漢語文古籍機讀目錄格式使用手冊》進行了研習，確定了天津圖書館古籍機讀目錄編制細則，設計了古籍機讀目錄錄入工作單。培訓結束後，在天津圖書館自動化發展三年規劃（2000—2002）經費的支持下，引進了ILAS II2.0Unicode版，並對該系統中的文獻編目模組按古籍機讀目錄編制的需要調整了字段參數、修改了編碼字段的定長模版，配置了古籍編目工作需要的計算機服務器和工作站，編制出天津圖書館藏善本古籍的第一批機讀目錄。6月下旬我們已將這批機讀目錄數據中的50條送到臺北，供“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合作建置”項目測試。

四、天津圖書館古籍機讀目錄數據庫的書目質量控制

（一）天津圖書館古籍機讀目錄數據庫建設質量控制的基本原則是：在規範化、標準化的基礎上努力建設高質量的古籍機讀目錄數據庫。

（二）天津圖書館古籍機讀目錄編制質量控制的具體措施有：

1. 古籍著錄遵循《中國文獻編目規則》第四章“古籍”部分的有關規則。
2. MARC格式及各字段的選用遵循《漢語文古籍機讀目錄格式使用手冊》的有關規定。
3. 由於機讀目錄格式及作業系統採用字符集等方面的限制，完全以下載、套錄的方式共用其他館的古籍機讀目錄編制成果還有一定的困難，但要盡可能地參考已引進的其他館古籍編目數據。
4. 由於大陸由中國國家圖書館承擔的中國古籍名稱、著者規範檔建設尚未完成，無法實際應用，故在著錄充分的基礎上提供已知的各種題名、責任者檢索點，

此外還提供已標引的“四部分類法”的分類檢索點（696字段）。“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分類號和主題詞暫未作標引。

5. 為充分發揮MARC的檢索功能，選擇重要的連接字段進行相關文獻連接。如：選用423字段實現合訂、合刊古籍實體之間的連接；選用461、462、463、464字段實現對多層次古籍實體之間的連接，但從一條書目記錄所能容納的字符數量和實際工作量出發，只實現對最直接上一層古籍實體的連接。（如：附屬叢書只向叢書連接，附屬叢書子目只向附屬叢書連接，不再越層向叢書連接）選用488字段實現對具有檢索意義的附刻、附錄等資料的連接。對不同載體版本、中文譯本的原文本、古籍的影印本等暫不作連接，待以後在人員、建庫時限、經費等條件比較寬鬆時再考慮使用全部連接字段。

（三）天津圖書館古籍機讀目錄編制流程與目前的建庫進度：

天津圖書館古籍機讀目錄的編制流程是：提出原書卡片款目——按索書號入庫提出原書——參考其他館編目數據——核對和修改原四部分類法標引的分類檢索點——編制“天津圖書館古籍CN MARC書目記錄工作單”——編目與標引審校——數據錄入——機讀目錄錄入數據審校——正式存入數據庫，編制流程結束。目前，日常從事機讀目錄編制的專業技術人員有2-3名，每天可以完成工作單12份，計劃在3年內完成善本古籍的建庫工作。

天津圖書館在館藏古籍機讀目錄數據庫建設方面剛剛起步，缺乏經驗，因而期望在參與海峽兩岸五地“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合作建置”專案過程中得到更多同仁的指教，通過古籍書目數據的共建共享，提高建庫的質量水準，加快本館古籍目錄數據庫建設的速度。

參考文獻：

1. 天津市圖書館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 王世偉主編. 圖書館古籍整理工作.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3.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 漢語文古籍機讀目錄格式使用手冊.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4. 中國國家圖書館 圖書館發展研究院. 四部分類法的應用及其類表的調整. 2002.
5. 楊晏平. MARC格式與建立古籍書目數據庫. 2001.
6. 鮑國強. 古籍機讀目錄的文獻連接技術及其應用. 國家圖書館學刊. 2002, no. 4.

山東省圖書館古籍建庫情況

山東省圖書館 李西寧

山東省圖書館創建於1909年，已有九十多年建館歷史，古籍藏量在全國公共館中位列第4位，我館一直關注國內外古籍書目數據庫的建設情況。通過與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接洽及對各大圖書館古籍部進行詳細諮詢或實地考察，選擇了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在1995年組織人力開發的“四庫大漢字平臺”及北京息洋電子信息技術研究所研製開發的GCS編目軟件，於1996年10月開始了我館古籍書目數據庫的回溯建庫工作。

首先我們選擇數據最標準、最完善的善本書目卡片進行回溯建庫。數據庫的設置按《中國文獻編目規則·古籍》、CNMARC執行。分類法採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使用的四部分類法。

回溯建庫前，我們進行了新古籍著錄規則、CNMARC及計算機知識的培訓，同時對每個字段的設置與相應的內容作了大量、艱苦的工作。用一台COMPAQ586-DP90微機，全部門5人輪流協作，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將5,328條善本書目全部錄入完畢。

我館所建善本書目數據庫，做到了字段設置合理、全面、準確，標準數據高，便於操作和使用。尤其充分考慮了古籍自身繁雜的特殊性，設置了題名、第一著者、第一著者時代、第二著者、第二著者時代、版本形式、刻書者、刻書地、刻書時代、裝訂形式、叢書零種所屬叢書名、叢書子目、題名與責任者附注、版本與書目附注、出版發行項附注、相關題名附注、非控主題詞、分類、索書號等19個檢索點，提高了數據庫的質量，缺點是該字庫的交換功能有待改進。

其次，我館普通古籍書目數據回溯建庫基本情況，山東省圖書館普通古籍共有30,000餘種，自2000年秋開始，我們採用ILAS系統的小型版進行書目數據的回溯建庫，至2002年5月初步完成。

因原卡片目錄著錄較為簡單，故此次建庫系採用簡單著錄，基本按照原卡片的各著錄項目，用簡體字依次著錄。

各著錄項目主要有以下幾項：

200字段：題名、卷數、責任者

205字段：版本

210字段：出版地、出版者、刻印時間

215字段：載體形態

300字段：附注項

686字段：分類採用本館自編的分類法

701字段：責任者

905字段：本館代碼、索書號

深層次處理古籍文獻書目的思考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李曉亞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是中國當代科學技術文獻收藏中心，同時也藏有相當規模的中文古籍。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本館前身“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即收集了20餘萬冊古籍，抗戰勝利後，這些藏書歸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9年部分精品被運往臺北，餘下部分由“中國科學院”接收，成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上世紀50-60年代，經我館圖書採訪人員努力訪購，又補充了30餘萬冊，合舊藏共計4萬種，60萬冊。我館古籍收錄範圍主要是1949年以前成書、抄寫或版印的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為主要內容並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典籍文獻，也包括新印的線裝書，尤以地方志和清人詩文集最具特色。由於館藏古籍數量龐大，古籍編目又具有較大難度，加以其他各種條件的制約，因而迄今只有占古籍總數20%的善本和部分普通本完成了詳細著錄，能夠標示準確地提供給讀者閱覽，而60%的古籍仍處於簡編狀態。此外，還有20%的古籍只有採購時書店提供的書目清單，未作加工整理，既影響到讀者對文獻的使用，也不利於我們對館藏情況的瞭解和掌握。目前，我館自然科學書刊已全部實現計算機自動化編目和檢索，而古籍方面卻仍在採用傳統的手工操作。這與我館“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總體目標，以及“以讀者為中心、以讀者滿意為標準”的服務理念，還相距甚遠。因此，創建古籍書目數據庫和實現古籍編目、檢索自動化，深層次處理古籍文獻書目，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客觀準確地揭示、反映和宣傳這一館藏，為用戶使用古代文獻提供各方面的準確數據，是我館古籍整理的基礎工作，它主要體現在古籍的著錄和目錄編制上。現將我館古籍目錄處理現況向會議彙報如下：

一、館藏古籍目錄概況

我館古籍已有80%完成著錄，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系編制成版本目錄，主要通過書名、著者姓名兩套卡片式索引供讀者檢索使用。

此外，尚有書本目錄三種：1938年“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編印的《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1976年我館編印的《中國科學院館藏地方志目錄》（收錄款目4千2百餘條）；1982-93年我館編印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目錄》（收錄款目8千3百餘條）。卡片目錄一種：1994-95年承擔《中國古籍總目·清集》的編纂工作，編制完成館藏清人詩文集目錄（收錄款目4千5百餘條）及其索引。

又：1998年至2002年，我館先後承擔《中國古籍總目·叢書合成目錄》和《中國家譜總目》的核查增補任務，對館藏古籍中叢書和家譜部分進行了全面清理，積累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

二、古籍著錄的原則與方法

（一）鑒定古籍

1. 綜合判斷

古籍著錄的難點在於版本鑒定，版本鑒定的核心是確定刻印年代和主持刻印的人家。誤定刻年，勢必導致目錄體系混亂。由於年代久遠且輾轉遞藏，古籍多失去表明其身份的標記，後人出於各自的目的製造出一些假的標記，以致形成版本標記真偽混淆的現象。後代鑒定者或未認真翻閱原書，或缺乏文史基礎，或失之於僅從書籍外部形式著眼，或盲目遵從“以序跋之最後署年為本書刻年”的作法，以致古籍著錄中刻年著錄不詳或誤著的情況十分普遍。有鑒於此，我們在鑒定版本時，注重對書籍客體作全面考查，即首先依據專門的版本標記，如書之序跋對刻版的交待、刊刻牌記等，在這些標記或根本沒有、或已失去、或不可靠時，則側重考察文獻內容本身、序跋作者或校注人的生活時代，以至結銜、職官、地理、紀年等用語，甚至印章中的文字，參照前人的著錄，同時結合書籍的版式、字體、諱字、紙質、墨色、刻工等外部特徵，憑藉自身的業務素養和經驗積累進行綜合判斷，盡可能考辨出那些失去了的或本身不具有的版本標記。著錄必有依據，依據必出自本書或同版原書，決不從任何一家目錄中轉引套襲。

2. 群體審校

由於一書的版本標記在其同版複本中或失此存彼，所以我們在著錄每一部書時，儘量將其置於群體視野中進行考察，即首先查閱舊目，彙集所有與其原始著錄相同或相近的同版和異版書進行細緻的觀察比較，倘有疑難或佐證不足，則參驗兄弟館的同版藏本。這樣，將一種版本散存的序跋、目錄、牌記等彙集起來，加以綴合，去偽存真，便可使之恢復原貌，避免僅憑一書判斷而可能造成的疏漏或失誤。而且，這種群體審校的方法，也便於我們識別那些似同實異、必須從字裏行間細微處分辨才可區別的重刻本、翻刻本，以及那些雖屬同版、然因刷印階段不同而形成明顯差異的初印本、後印本、補修本、增修本、彙印本等，避免目錄中出現因未能區別異版而造成多書錄為一書，以及因未能區別同一版本的不同版次而造成一書錄為多書的現象。

3. 版本建檔

在完成版本鑒定和審校的基礎上，爲了留備稽核，兼供後人參考，我們爲已做詳細著錄的1萬3千餘種古籍（包括全部善本、清人詩文集和數百種普通古籍）建立了詳盡的版本檔案。這些檔案系用書錄形式寫在草片背面，不是隨筆式而

是程式式的，即按照對版本的感知順序，依次為版式描述、版本考訂和特徵記載。內容包括：行款、邊欄、版心書名、魚尾形態、刻工名氏摘錄及其載錄位置；扉頁題刻、牌記或刊記，主要序跋，認定為本書刊刻時間依據之序跋原文摘錄；以及能區別同異版之特徵等等。有的還涉及書名解題、版刻源流和內容揭示，有的兼附著者簡介。檔案卡少則數十字，多則上千字，都是嚴密的考訂紀要，具有較高的使用價值和資料價值。

（二）編制機讀目錄

1. 依據《中文善本書機讀目錄編目規則》

自1992年起，我館參加了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LG）《中文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專案的工作，按照美方提供的《中文善本書機讀目錄編目規則》，以填寫工作單的形式，向該專案中心編輯室輸送了館藏1千8百餘種善本的機讀書目資料，由美方編目員輸入研究圖書館情報網絡（RLIN）資料庫（現在此項工作由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主持）。在工作中，我們認真研讀美方制定的編目規則，並及時仔細地將美方反饋回來的資料庫記錄同原工作單底稿進行核對，查看對方的改動和刪補情況，從而熟練地掌握了規則，能嚴格按照美方的技術要求完成工作。

2. 保證機讀數據的準確性

我們每做一份工作單，都調出原書及其版本檔案，對專案所需版本資料逐一審校、復核，發現錯誤則予以糾正。美方需要的資料有些是我們傳統著錄不需標示的專案，因而版本檔案中沒有記載。例如，260欄位（出版項）中要求標明刻書年和刻書地，假如書中沒有明確的刻書年，則推斷刻書的起訖時段，沒有刻書地，則標明“據書中內容而推斷之地名”或“據書中內容對刻書地作疑問性推斷”。按照傳統著錄，一書刊刻年代不明確時，則作模糊標示，如“清康熙刻本”；而刻書地區則除官府、書院、坊肆刻本等有據可依或明顯可辨者，多不作標示。根據什麼去“推斷”呢？只有細讀全部刻書序跋（有時還需翻閱正文、附錄）通過其中職官、科舉、結銜等用語，尋找寓於文字內的年代因素，結合書籍的外部特徵，如字體、諱字等，並參考地方誌或其他文獻中刻書人的個人資料，以此推斷其刻書時所在區域及刻書的起訖時段；如仍然不能完全確定，便加“？”以示存疑。這樣的推斷是審慎的，得出的結論也較為科學。

我們認為，美方制定的編目規則有不少可取之處，客觀地處理了一些傳統著錄中難於解決的問題。例如“藏板處”，傳統著錄通常標示為刻書家或印刷地，其實並非準確；規則